

读书·购书·藏书

张灿理



作者简介：

张灿理 (1928-) 男,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卫生部古籍整理华

北—山东片学术带头人评审组组长等, 兼任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建设顾问委员会委员, 山东中医药学会理事长, 中国中医药学会委员及文献分会常委与仲景学说专委会顾问, 山东省科协委员,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理事, 山东省红十字会理事等职; 从事临床、教学和中医文献研究与古籍整理工作60余年, 在各方面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特别对中医文献研究机构创建、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学科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已培养博士生7名、硕士生2名, 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 著述丰富, 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 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获省部级奖励多项, 其中《针灸甲乙经校释》、《黄帝内经素问校释》分别获得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 《针灸甲乙经校注》获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基础研究二等奖, 《中医古籍文献学》获山东省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素问语释》及校点《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获省厅局级奖。

摘要 文章叙述了作者数十年读书、购书、藏书的生活经历与感触。1) 读书。读书要有选择。书可分为4类: 诵读类、重点阅读类、一般读物类和参阅读物类。2) 购书。作者多年来虽经济负担很重, 总是节食俭用, 以供购书。3) 藏书。作者多年藏书, 虽经抗战, 文革及多次搬迁遗失不少, 但所存之书十分爱惜, 且多次自制藏书章为用。

关键词 读书 购书 藏书

中图分类号: R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043(2008)03-0156-03

Reading book, buying book and collecting book

ZHANG Can-jia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and sigh with emotion of the author in reading book, buying book and collecting book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first was reading book. When reading, the book must be carefully selected. The book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reading only, key point reading, general reading and reference reading. The second was buying book. The writer had a heavy economy burden, but he could still buy book by saving on diet and simple life. The third was collecting book. The writer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ollect books and treasured them very much.

Key words: reading book; buying book; collecting book

我的一生, 自目方识丁之日起, 数十年来, 亦可谓读书、购书、藏书, 占去了我生活中的一定时间, 支付了我薪水所得的一定数量, 也消耗了我血肉之躯的一定心力。6年小学、半部《论语》, 作为一点起家之资, 小本经营, 倒也惭愧, 然天生我材, 寄身杏林, 肩负使命, 学而后已。故在数十年读书、购书、藏书的生活中, 回首沧桑, 颇有所感。

作者单位 250014 山东中医药大学

1 读书

幼承祖训, 耕读为本, 小学4年, 识字而已, 然经师长督导, 亦自知奋力, 从不怠惰。旋遭国难, 继读2年有余, 无学可就。深知欲报效家园, 不辱使命, 别无所求, 惟靠自学, 故读书为吾一生中第一要务。久之, 犹有所得, 智力有加, 技能有长, 锲而不舍, 学亦有成, 心有所事, 乐在其中。宋人尤袤先生, 家中藏书甚富, 尤喜读书, 常谓: 饥读之以当肉, 寒读之以当

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善读书者,甚知其言不谬也。然初读书时,且莫急躁,欲速则不达,徒增苦恼,自当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读书是学习,学以致用,而学习也是为素质之培养、水平之提高、知识领域之扩展、技能之增长。需要坚持不懈,断不可取实用主义之态度。斯大林同志曾谓:“太忙就挤,不懂就钻。”尤可告诫于惰者。书又有好坏之分,故读书自当有所选择。特别是在青年时代,在思想、理论与业务等方面,尚不够成熟,若随意乱读,很容易形成某种成见或偏见,有时亦很难克服或改正,甚至贻害终生。最好向名家请教,予以指导,少走弯路。迨至成年之后,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妨博览广涉,正反兼读,自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达到兼收并蓄、为我所有的目的。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若读书不知选择,亦必害己害人,戒之,戒之!

凡所读书,大致可分为 4 类。一者诵读类,必需达到熟练背诵的程度,凡为医者,对早期学医之启蒙与日用医籍,皆当背诵,诸多经典重要内容亦是。吾昔年从父学医时,对诸多基础性读物如《医学三字经》、《药性歌》、《濒湖脉学》、《医宗金鉴》各科“心法要诀”等,均能背诵如流。后来对《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温热经纬》诸书之经文,亦能熟练地背诵,《黄帝内经》及《难经》之重要章节,亦能背诵。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这也是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有此基础,对以后的发展和提高,大有益处。其他如文学方面之诗词歌赋,戏曲音乐方面之歌词曲谱,如有所好,亦需背诵。我少年时即喜读古诗词,至今尚能背诵百余首。青年时期,任村剧团导道,喜爱京剧及音乐戏曲,故对诸名歌名曲、民乐曲演、京剧音乐及唱腔、过门等,均需背诵,方能伴奏或演奏。二者重点阅读,需将书中重要内容,尽可能熟读多记。三者一般读物,亦需将书中重点内容大致浏览一过,以备所用,以增智能。四者参阅读物,凡欲明大道、行大业,每涉及文化及知识领域,必广备众籍,常伴翰墨,或可充我饥肠,庶免不学无术。读书又需勤于笔记,以免遗忘,积之既久,犹一小文库也。凡通家名辈,皆有卡片盈柜,诚为宝贵财富也。吾自 20 世纪 60 年代始,读书时,注意摘录卡片,至今亦集有万余张。

中医学,就广义而言,亦可谓中医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医学的思想、理论、观念、哲学等,均与传统文化在这方面的内容有关,在自然科学的某些方面,如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气象学、物候学、术数学,在中医学中,亦

均有所体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如文字学、语言学、语法学、语音学、文体学,在中医文献中,比比可见;其他如历史学、人文学等方面,亦皆与中医学的某些方面有关。故就读书而论,若能博览群书,广涉典籍,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知识,对了解和掌握中医学学术是十分有利的。就中医自身而言,若能熟读先圣经典,博览古今百家,对广开思路,提高疗效之功,自不待言。故读书之事,亦学者之首务也。

2 购书

购书需有财力之支持,然吾家三世,丁口较多,家无千金之垒,操非致富之业,故难得余资,游于书肆,仅以节衣缩食,俭行细用,聊积微金,以供购书。如吾于小学之时,始以守岁之钱,购买自用图书,抗战期间,善购些抗战书籍,并征得父亲同意,预约了一套油印《中国革命运动史》。青年时期,除增购些医书外,并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喜爱,购买些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书。属于我个人爱好需要者,亦仅赖个人少有之积蓄。如抗美援朝时我在县防疫队工作数月,后政府给以生活补助 20 多元,尽用来购书。凡新购之书,均爱不释手,从不过夜,即翻检一过。

来济以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变,业务水平的提高,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对图书的需要越来越广。然而此时也正是我家庭负担不断加重的阶段,有时,几乎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总之,自来济之后,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妻过世的 20 多年间,不曾有过存款,生活水平的一切用度,均在低等水平。仅靠节食俭用,挤出点钱,以供购书。常或星期日,本欲上街购物,然先去书店,将钱花掉,只得空手而归。

自吾妻故后,父亲亦于 1981 年故去,仅有萱堂在世,子孙辈亦大多成年,至 1999 年母亲亦故去,吾亦届古稀之年矣,经济负担大减,生活压力顿释,不求美食,不尚锦衣,不置良田,不住华屋。聊有积蓄,以偿夙愿。生平爱石,以寄吾兴,老来习琴,稍解古韵。然在琴石之余,意犹在书,恰于此间,影印线装问世颇多。昔年购书,要在种备,有用足矣。今日购书,意在善本。昔日欲求不得、欲见难能之宝物,终得置诸案头。有时即使倾囊,亦不吝此阿堵物也,惟若此,始可以朝夕闻道。

3 藏书

吾自幼善读书、亦爱书,即小学读过的课本,亦尽为收藏,且留意保护。抗战期间,每年冬季,为防敌人扫荡,必行空舍清野,挖洞藏粮及重要衣物时,必将书亦藏入洞中。及近而立之年,已具数百种,其中

不少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读物,今日亦颇有文物价值,惜后经多次搬迁,损失大半,余者,存放于老家,文革”中,亦皆由家人自毁。来济工作,前5年住集体宿舍,个人图书,除留办公室常用者外,余皆装置于纸箱。1963年,虽有一单人宿舍,也只能堆放于床头桌案之上。当时论个人藏书,在我校已居首位。1967年冬,父亲携吾妻来济看望,时皆传云,学校将要迁入农村,因恐散落,遂在父亲归里时,带回两麻袋,后亦散失许多。1970年冬,学校与山医合并,迁至新泰市楼德镇,规定单身职工均住集体宿舍,只得将绝大部分图书,打包装箱,寄存公用仓库中,有些旧日杂志,亦部分赠人。1972年,奉命回济筹办恢复中医专业,特设中医系,此后终将两校分开,中医学院复回旧址。在此10余年间,又经多次搬家,且住房亦皆狭小,所收图书,大都尘封,或置于床下,或封于箱中。直至1988年冬,辞退院长后,始住入一三居室旧屋,独留一小间,勉为书屋,书亦大都上架。呜呼!书之得归我室,不致身为纸浆,或再入书肆,沦落遗弃,亦可谓有缘。然因居处不定,屋室狭小,几遭冷落者有之,居处不善,搁置不当而遭毁坏者有之,设备不足,防护不周而遭鼠咬虫蛀者有之,个别由于收藏意识不强、价值观念欠妥而误入书市者亦有之。特是住二号楼时,因墙基被老鼠掏开一孔,直通屋内,成为鼠道,鼠入我室,咬书毁物,筑巢构穴,大闹鼠荒,殃及数月,一愤之下,笔成檄文,讨之无效,顿开杀戒,铁枷布阵,毒药诱杀,死者20左右。最后,终得发现鼠道,方绝鼠荒。凡此等等,亦非尽系吾过。吾终不负君。

新千年之至,虽遭折股之灾,亦带来喜音。吾得迁入五号楼(即今住处)一90平米之三室一厅之旧屋,特以最大一室(约10余平米)为书室,除昔日用过之书架外,新购书橱4件。始将常用书、善本书,均放在书房上架。复于两卧室内放置旧架以放之,然仍有少部分不常用书,封存于箱中。尽管如此,但终使我六十余年收藏之旧籍新书,有一安身之处,吾生也俭,居也陋,囊也空。有此住处,亦知足矣,君既适我,当勿见责。

藏书之余,尤需保护,特如诸多善本及线装本书,更须留意,否则断线、散页之后,必致残缺或丢失。吾自少年时起,由家父教导,即学会打眼线装、修

补及做函套等保护古书法。故昔年若线装本损坏者,多由自己修补。古稀之后,懒于操作,幸得北京好友范小明同志,前后为我做了一百多函套,使所有线装本旧籍,均得妥善保存,不胜感激之情。

吾始藏书,不曾计数,文革”前,每得必录,已达千余种。文革”后,由于政务繁杂,业务亦繁忙,不顾记录,积之既久,充栋汗牛,年事已高,体力日衰。所藏书籍,自约两千余种,20世纪90年代,有文献班邱浩同学,欲为之整理登记,顾其一个,难以胜任,遂罢。去年与女弟龚谨、王明皓、李昕言及此事,三人愿充此任,经年来登记著录,计经、史、子、集各类,已具五千余种,其中医书有三千种有余,除去重复,亦不下两千余种。装制成册,目之曰《琴石书屋藏书目录》。

数十年,吾虽喜藏书,然亦无专用书房,卧室犹书室也。乃沿用祖父业医之堂号,名曰“保元书室”。1971年始,从事政务管理达18年之久,自思不敢言功,但亦无大过,念及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之义,取名“不愠居”。20世纪90年代始爱石藏石,继有韩生郑洪益赠我古琴一张,遂名“琴石书屋”。近数年来,继得新旧线装原样影印善本书百余种,有感于此,特制“百善斋”藏书印一件为记。

为藏书钤记,曾多次自制藏书章为用。20世纪70年代,制“东海张氏藏书画章”长方形朱文印,1988年制“保元书室鉴藏书籍图记”方形朱文印。近两年,为能与诸新影印旧本之藏印相配,复制“五龙山人百善斋藏书”方形白文印,又“暮村老人琴石书屋藏”方形朱文印,“蜗室藏书”长方形白文印,“保元书室收藏”长方形朱文印,“不愠居收藏记”长方形白文印等多件。

吾始为学也,如前所述,6年小学,半部《论语》,白手起家,不胜惭愧,后虽悬壶乡里,小有名声者,叨祖父与父亲之余光也。而立之年,游学西行,后寄身杏坛,任重而道远,惟奋力自强,方可不负乡里之望,遂日夜攻读,冀其有成,虽几度贫病交困,赖心力之不衰,岁月之有待,终克难关,不枉此生。今居此室,每当鸟语花香之时,月朗风清之夜,伴此黄卷青灯,不啻良师益友。展卷而观,不亦悦乎,援琴而歌,不亦乐乎,对石卧游,不亦快乎。虽仅陋室三间,窝室一角,我心自足,犹何陋之有也。是为记。

(收稿日期 2008-03-15)